历代风云人物大观

北宋辽金

李树清◎编著

风云人物大观

BEISONG LIAOJIN FENGYUN RENWU DAGUAN





北京燕山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帝王后妃宫廷风云人物

太祖赵匡胤

太祖赵匡胤(927 年～976 年)涿州（今河北）人，公元 960 年发动兵变，即皇帝位，建国号位宋，定都开封，公元 963 年开始统一全国，同时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整治中原运河，以利南北交通并增加财政收入。竭力加强中央集权，将政权，兵权，财权和司法权均集中于皇帝，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也形成弊病，他在位时间为 17 年，庙号太祖。

赵匡胤是赵弘殷的长子，后汉乾祐元年，枢密使郭威讨伐李守贞，太祖赵匡胤，21 岁时，离家外出游历，23 岁投奔后周太祖郭威帐下，开始征战沙场。世宗柴荣即位后，赵匡胤典领禁军，随世宗征北汉、南唐，战功卓越。30 岁时，拜定国军节度使，31 岁迁义成军节度使。周世宗去世后，33 岁的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再迁归德军节度使。后周显德七年（960 年）正月，34 岁的赵匡胤代周建宋，在位 17 年，50 岁去世。

军旅生涯

太祖最主要的成就是恢复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他平定二李之乱，吞并荆湖，攻取后蜀，灭南汉，亡南唐，迫使吴越和漳泉称臣，基本上结束了唐中叶以来藩镇林立、军阀割据的局面。太祖又是宋朝“祖宗家法”的重要制定者，其实行的许多政策对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些都无损于赵匡胤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太祖一生，从流浪汉到普通士兵，又从士兵到将军，最终成为宋朝的开国君主，其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唐天宝十四年（755 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唐。在平叛过程中，唐朝的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前蜀建立者王建石雕像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盛唐逐渐走向衰弱。唐天祐四年（907 年），朱温迫唐哀帝逊位，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这 50 余年里，各地的将领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兵强马壮，就能称王称帝，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演出一幕幕亲子杀父、兄弟相残的惨剧。普通百姓生活在战乱不断的环境中，更是朝不保夕，他们迫切希望社会稳定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成为时势造就的英雄。

后唐天成二年（927 年）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宋史·太祖本纪》中记载赵匡胤先世为涿州人，后人遂以为赵匡胤祖籍涿州。但是，咸平三年（1000 年）赵匡胤的侄子真宗赵恒曾下诏封其祖父宣祖赵弘殷的远房赵氏宗族为官，却在诏书中明确指出保州（河北保定）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为赵氏故里。真宗开此先例后，其后的历代皇帝直至南宋高宗都对保州赵氏予以照顾。真宗此时距北宋建国不过 40 年，似乎不会将祖父籍贯弄错。然而，由于史书记载的差异，赵匡胤家族祖籍究竟在何处，尚需作进一步探究。

赵匡胤的祖辈均做过官，其父赵弘殷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爱将。由于出身将门，赵匡胤自幼便学习骑射，表现出极强的恒心和毅力。他曾找了一匹没有驯服的烈马来练骑术。赵匡胤才坐上马，那马却不甘人骑，使起性子来，直朝城门狂奔。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在城楼上摔了下来。在场的人大惊失色，都以为他必受重伤。哪知赵匡胤却猛地从地上跃起，迅速追上烈马，纵身跃上，将烈马驯服，自己却毫发无损。

赵匡胤出生后十几年，朝代两度更迭。其父赵弘殷也在唐庄宗被杀后备受冷落，赵家逐渐衰落。到了赵匡胤 21 岁时，就连生活也变得十分艰难。赵匡胤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他眼见不能依靠父亲谋取前程，便辞别父母和成婚三年的妻子，离家外出闯荡。

赵匡胤离家后，一路南下，穷困潦倒，受了许多白眼和冷遇。他曾投奔父亲昔日的同僚王彦超，希望能谋一官半职。王彦超看到赵匡胤落魄的样子，竟像打发乞丐一样，给了他几贯钱，便把他赶走了。赵匡胤无奈中拿着这几贯钱去赌博，哪知手气竟是出奇地好，盘盘皆赢。后周周元通宝当他满心欢喜地拿钱离开时，那些红了眼的赌徒却欺负赵匡胤是外地人，一拥而上，将他按在地上，一阵拳打脚踢，抢了他的钱财之后扬长而去。

两年的流浪生活颇为艰辛，但却磨练了赵匡胤的意志，也开阔了眼界。一日，赵匡胤到了襄阳一所寺庙里。院中住持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方面大耳，虽风尘仆仆，

却难掩富贵之相，一身不起眼的装束，却透出英伟之气，又见赵匡胤谈吐不凡，胸中自有一番天地，便劝赵匡胤北上。南方地区相对较稳定，而北方却是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赵匡胤接受了住持的建议，便骑着住持送给他的驴北上。

赵匡胤到了邺都后，投奔了后汉枢密使郭威。乾祐三年（951 年），郭威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是为周太祖。赵匡胤因战功被升为皇宫禁卫军的一个小头目。周太祖的养子、开封府尹柴荣时常出入皇宫，见赵匡胤颇有才能，便将他调到自己帐下，让他做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周太祖无子，柴荣是皇位继承人。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由此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

陈桥兵变

五代时军中军官常有结义兄弟之类的组织，一为互相结援，再是培植帮派势力。赵匡胤从军后结成“义社兄弟”的组织，即所谓“十兄弟”。除赵 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忠等九人，史称“勋臣”。从《宋史》有纪、传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廷让、韩重斌（赟）六人看，他们都在后汉时投充于郭威部下，当时的地位应大体相当，属于低级军官，结为“义社兄弟” 当是此时或后周广顺初，也可能并不是以赵匡胤为首。后周设殿前司后，赵 匡胤、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四人在殿前司，李继勋、刘廷让二人则曾在侍卫亲军司任职。经过十年军旅生涯，到后周末期时，赵匡胤晋升最快、官职最高，成为“义社兄弟”的首领。石守信继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继石守信任殿前都虞候，韩重斌则是殿前司骑兵主力控鹤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的李继勋原先升迁得最快，地位也最高，早于赵匡胤任殿前都虞候、节度使，高平之战后调入侍卫亲军司，淮南战役中失利后降官，地位才低于赵匡胤；刘廷让（光义）原在侍卫亲军司任龙捷都校，后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事实不详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当亦是禁军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是赵匡胤兵变的基本力量。加上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侍卫亲军司中从低级军官至高级军官任职长达 30 年之久，其部属、友好甚多，也是赵匡胤兵变可以借助或利用的力量。

显德元年（954 年），周太祖病死，柴荣继位，是为世宗。这时，北汉刘崇联合辽朝大举进攻后周，世宗调兵遣将，御驾亲征，赵匡胤随同出征。双方在山西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怯场，自乱阵脚，周军呈现溃败之势，而世宗身边只有赵匡胤和另一个将军张永德所率领的亲兵 4000 人。危急之时，赵匡胤镇定自若，建议世宗兵分两路夹击辽军，得到同意。赵匡胤和张永德领兵直扑敌军，赵匡胤高喊为主效忠的口号，士气大振。后周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投入战斗，世宗终于打败汉辽联军。班师回京后，赵匡胤因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还被周世宗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赵匡胤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使后周军队的面貌大大改观，增强了士兵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赵匡胤在整顿军队过程中，逐渐在禁军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结交禁军其他高级将领，其中，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政忠、刘庆义、刘守忠、刘延让、韩重赟（yūn）与赵匡胤结为“义社十兄弟”。此后几年里，赵匡胤又陆续将自己的心腹罗彦环、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和王彦升等人安排到禁军中担任各级将领，进而从上而下控制了禁军。此外，赵匡胤还网罗人才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他帐下有大批谋士，如赵普、吕余庆、沈义伦、李处耘和楚昭辅等人，后来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

周世宗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素怀统一天下的大志。在他为统一进行的战争中，赵匡胤战功赫赫，官位一步步上升，被封为节度使，逐渐成为周世宗的左膀右臂，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赵匡胤要做皇帝，眼前还有两个大障碍，这就是周太祖的女婿张永德和外甥李重进。

张永德和李重进都握有兵权，但李重进的地位比张永德高，张永德心中很不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很大。周世宗为此设立了殿前司都点检一职，让张永德担任，这样，张、李二人便平起平坐。张永德与赵匡胤交情深厚，赵匡胤的第一位夫人贺氏去世后，续娶将军王

饶的女儿，张永德赠给赵匡胤大量钱财，让他办了个风光的婚礼。但张永德毕竟是赵匡胤当皇帝的阻碍，因而赵不得不除掉他。显德六年（959 年），周世宗北征，无意中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显然是有人事先安排好要陷害张永德，但周世宗还是起了疑心。北征途中，周世宗染病，只得回京。病危时，他又想到了那块神秘的木牌，心想张永德手握重兵，又与李重进争权夺利，格外担心张永德发动兵变。于是，世宗解除张永德都点检之职，换上了自认为很可靠的赵匡胤。赵匡胤一箭双雕，既除去了一只拦路虎，还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除去张永德后，便轮到李重进。李重进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他虽手握兵权，却没有形成自己牢固的政治势力。周世宗去世后，继位的恭帝柴宗训年幼，大权掌握在赵匡胤手中。赵匡胤便设计轻而易举地将李重进名升实贬到扬州做节度使，控制了整个京城的局势。不久，在赵匡胤和他帐下谋士们的精心策划下，通过陈桥兵变，赵匡胤最终实现了从流浪汉到皇帝的梦想。当时后周的局面是主少国疑，人心浮动，一场早已策划好的兵变便迅速上演了。

显德七年春节，人们正沉浸在欢庆祥和的佳节气氛中，边境却传来了辽朝与北汉联合入侵的紧急军情。宰相范质和王溥并未核查消息是否属实，便急令赵匡胤率领军队北上御敌。然而，人们却依然记得，10 年前，河北边境入报，契丹犯边，当时身为后汉枢密使的郭威奉命率大军北征。当军队抵达澶州（河南濮阳）时，郭威忽然发动兵变，自立为帝，建立了后周政权。再加上此前早就流传“点检做天子”之说，人们只觉得眼前之事宛如当年的翻版。因此，当位高权重的赵匡胤奉命北上时，京城中流言四起，到处都流传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陈桥东岳庙（传为赵匡胤发动兵变时的驻跸之地）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军从京城开封出发，当晚抵达距京城四十里的陈桥驿。当大军刚出城门时，有个号称通晓天文的军校苗训指着天上说，他看到了两个太阳在相互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这是天命所归。这类说法无非是改朝换代之际惯用的伎俩而已，然而，这场煞有其事的谈话迅速在军中传开，军中将士议论纷纷：“当今皇上年幼，不懂朝政。我们冒死为国家抵抗外敌，也没人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先立赵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赵匡胤早已知道军中将士们议论之事，他暗中部署，派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与心腹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约为内应，一旦大军返京，便由他们打开城门。

当日夜里，赵匡胤喝得醉意朦胧，拥被大睡。到了清晨时分，一夜未眠的将士们握刀持剑，早已环立帐前，呼声四起。有些将士全副披挂，准备径直入帐。守在帐外的赵匡义和赵普见状，连忙进帐唤醒赵匡胤，拥他出帐。帐外将士一见赵匡胤出来，便大声高喊道：“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来不及回答，一件黄袍已披在他身上。众将士一齐跪拜在地，三呼“万岁”，呼喊声震耳欲聋。赵匡胤假装推辞，众将士不依，扶他上马南行。赵匡胤佯装无奈，说将士们贪图富贵强立他为天子，因此必须听他指挥，众将士都答允。

赵匡胤立即整饬军队回京，早已等候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新皇帝。赵匡胤在众人配合下迅速控制了整个局势。

正在早朝的后周大臣们得知兵变消息，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宰相范质握着王溥双手，悔恨不该仓促出兵，直握得王溥双手几乎出血。只有大臣韩通立即从朝中回家，企图组织抵抗。但刚进家门，便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所杀。将士们冲进朝堂，逼迫范质、王溥等人来到都点检衙门。赵匡胤见到他们，假装伤心不已，说他受先皇厚恩，今日为将士们所逼，到了这般地步，实在惭愧。范质正想答话，军校罗彦环持剑上前，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深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一齐跪拜在地，口呼“万岁”。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哪知，翰林学士陶穀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念给百官听。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极为帝。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

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太祖即位后，封柴宗训为郑王，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

赵匡胤做了皇帝，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出来。道士陈抟骑驴出游，听人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太平了。甚至连赵匡胤的出生和幼年经历，人们都附以传奇色彩。据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其父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孩儿”。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年幼，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被陈抟见到了，不无感叹说：“都说当今没有真龙天子，却将天子挑着走。”事实上，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赵匡胤之所以能代周建宋，是与五代乱世和他个人的才能分不开的。面对新政权，后周旧臣中识时务者则俯首称臣，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者，尤其是昔日与宋太祖一样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周世宗去世后，怀有帝王野心的人又何止赵匡胤一个？只是赵匡胤捷足先登，使其他人失去机会，但并没有打消他们的念头，他们仍在等待时机去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李筠和李重进便是其中代表。

李筠镇守潞、泽、沁等州达 8 年之久，他为人骄横跋扈，连周世宗都不放在眼里。宋太祖继位后，曾遣使者去封李筠为中书令，欲用高官宋元通宝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老臣。李筠竟下令将使者拒之门外。经过幕僚反复劝说，他勉强接待了使者，但却在招待使者的酒宴上挂起周太祖的画像放声大哭，表示对宋太祖的强烈不满。此事被北汉国主刘钧所知，便许诺帮助李筠起兵攻宋。李筠长子李守节不同意父亲的做法，但劝阻无效。太祖得知李氏父子意见不一，任命李守节为皇城使以探李筠意图。李筠也趁机派儿子入京，以窥伺朝中动向。李守节入宫，太祖开口便叫他为太子，吓得李守节魂飞魄散，连连叩头表示效忠新君。太祖让李守节回去劝李筠打消造反的念头，哪知李筠不听儿子劝告，于建隆元年（960 年）四月正式起兵。然而，李筠狂妄无谋，他没有采纳幕僚们的一些正确建议，竟率军直捣汴京。太祖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和王全斌等人率军平叛。此时，曾答应出兵相助的北汉刘钧却坐山观虎斗，竟按兵不动。石守信在两军的初次交锋中大败李筠，打击了他的锐气。同时，太祖又率军亲征，李筠连遭败绩，退入泽州城。太祖亲自指挥各军攻城，泽州城破，李筠投火自焚，李守节以潞州降宋，李筠之乱被平定。

当李筠反宋时，南方的李重进欣喜若狂，连忙派幕僚翟守珣星夜前往李筠处联络南北夹攻之事。哪知翟守珣却去了汴京，将李重进的计划详细告知了太祖。当时由于应付李筠之事，为避免分散兵力南北作战，太祖让翟守珣回去设法拖延李重进起兵的时间。翟守珣回去后施展巧舌，诋毁李筠不足与谋大事，劝李重进不要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李重进果然中计，没有及时起兵，错失了良机。

李筠之乱平定后，太祖便全力对付李重进，改授他为平卢节度使，守青州。李重进拒绝离开扬州，于建隆元年九月起兵。太祖命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和宋延渥（wò）等领兵平叛，并再次亲征。这场叛乱不过 50 天便被平定，李重进自杀身亡，其党羽多被太祖处死。二李叛乱的平定，不仅慑服了后周旧臣，更重要的是警示那些武将们必须服从新政权。但是，五代时那种朝为比肩之臣，暮有君臣之分，骄兵悍将们将弑主篡位视同家常便饭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太祖心头。二李的相继叛乱使太祖更加确信拥有重兵的武将和藩镇是国运长久最大的威胁。然而，国家处于建立初期，天下四分五裂，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边防都需要武将统兵征战。太祖心中忐忑不安，遂找心腹赵普来商量此事。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这是为何？我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何方法？”赵普说：“陛下能如此考虑，天地神人之福也。唐末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无他，只因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别无他法，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太祖便表示已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太祖精心设计了一场夺兵权的酒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建隆二年（961 年）七月，太祖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酒酣之时，赵匡胤却闷闷不乐。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太祖遣走左右，说：“若非你等出力相助，我怎能有今日？你们的功德，我铭记于心。只是今日做了天子，却常常难以入眠，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纳闷，忙问为何。太祖答道：“其中原由极易知晓，做天子如此风光，天下谁人不想？”石守信等人听到往日鲜有隔阂的义社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兄弟话中有话，顿觉气氛不对，均表示如今天命有归，无人敢怀有异心。不料，太祖却说：“纵使诸位无异心，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由不得你们了。”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皇帝的话分明是怀疑他们有夺位之心。他们都知道臣子一旦被猜忌，后果很严重，便磕头请太祖指点明路。太祖见时机成熟，便直截了当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如此，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石守信等人跟随太祖多年，深知他说这番话来是经过深思熟虑，便一齐叩头谢恩。

第二日，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纷纷上书，称自己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兵权。太祖十分高兴，立即同意请求，赐予大量金银财宝，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官衔。之后，太祖又与这些将军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皇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就在赵匡胤收兵权全面成功之际，建隆三年九月，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死，以子周保权继任，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朝乞援平叛，这给赵匡胤平定荆、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乾德元年（963 年）正月，赵匡胤起用宿将慕容延钊为都部署，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作监军，讨伐张文表。二月，宋军以借道为名先灭荆南高氏政权。湖南虽已自己讨平张文表，但宋军继续前进；三月，灭湖南高氏政权。

乾德二年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使者向宋朝告密，赵匡胤遂以此为借口，次月即以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率军分路进攻，次年正月王全斌攻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后，后蜀主孟昶即降宋。

开宝三年（970 年）九月，赵匡胤对一直拒绝臣附的南汉进行讨伐，宋将潘美、尹崇珂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龙天）出降。南唐（江南）自宋建立即对宋臣附，赵匡胤想灭南唐而师出无名。开宝七年（974 年）九月，遣使召南唐后主李煜来朝，当李煜称病不来时，即于十月派曹彬、潘美统兵进攻；次年十一月，宋军攻占金陵，李煜被迫降宋。开宝元年（968 年）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赵匡胤认为是消灭北汉的好时机，次月即派李继勋、党述统兵攻北汉。北汉刘继元杀刘继恩即位，辽军应援救北汉，宋军退回。开宝二年正月，赵匡胤又亲征北汉；二月，攻至北汉首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城下，围攻数月未下，受夏雨和疫病困扰，只得再次退兵。

加强皇权

赵匡胤建宋之初，对后周大小官员一律留用，尤其是继续任用后周末年的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等，对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即使最亲信的心腹赵普，也只能以枢密直学士实际控制枢密院。但是，宋初的这种政局并不是赵匡胤所愿意看到的，当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宋朝初步稳定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才名正言顺地掌握枢密院大权。当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建隆二年又先后免除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的军职，宰相范质看到赵匡胤的政权已巩固，即推荐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为相，但赵匡胤感到时机还不成熟而未采纳。建隆三年十月，赵匡胤首先罢免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但是，当李处耘以赵匡胤的心腹、枢密副使身份，担任削平荆、湘宋军的监军，在与统帅、宿将慕容延钊发生小矛盾时，尽管李处耘行为并没有错，却被赵匡胤免去枢密副使降为州官，而对有小错的慕

容延钊则不仅不责问，反而照常升迁官衔。这是赵匡胤为使已被解除军职的宿将们心安的措施。此前，赵匡胤已废去唐及五代一直沿行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旧制，宰相常朝立班自范质等开始，此举显然是要打击旧相范质等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也有暗示范质应自动辞相之意。当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免职出为节度使后，范质等人深知赵匡胤的意图，遂于乾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再次请求罢相。此正合赵匡胤的心意，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虽已当了数年皇帝，却对宰相的任命程序并不了解，因急于要罢免范质等人的相职，在还没有任命新宰相的情况下，匆忙间同日罢免了三人的相职。以至于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在颁布任命新宰相赵普的敕书时，竟然没有在任宰相“署敕”的怪现象。赵匡胤就对赵普说：“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由于不合乎任命新宰相的程序，只得暂时作罢。为了处理由于赵匡胤、赵普等无知而造成的尴尬局面，翰林学士窦仪建议改由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的使相赵光（匡）义，以有同平章事职名而行使宰相职权“署敕”，这是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 年）正月，哥舒翰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而为“使相”的二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赵光义以使相“署敕”，是赵匡胤、窦仪等人的“创新”。同时任命的，还有枢密使李崇矩，随后又任命王仁赡为枢密副使。

乾德二年四月，赵匡胤又想用窦仪为相，但遭到赵普的反对，遂想为赵普设副手以分事权，“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作副相，唐代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陶穀“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之事，为真宗初年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所讥笑。隋、唐、五代只设宰相不设副相，宋初设副相是赵匡胤的“创举”。 赵匡胤为了巩固宋朝的统治，曾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乾德元年六月，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以削弱符彦卿职权。其后属县知县周渭赴任时，符“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知县与节度使抗礼是赵匡胤加强皇权后的新现象。

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为改变“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将司法权收归朝廷。同年十二月又重设县尉，“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改变了“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将节度使补署的镇将置于县官统辖之下。乾德元年三月平定湖南后，仍留用原地方官，赵匡胤另以贾玭等人任湖南诸州的通判，通判的创设，原为监察新统治区留用的旧政权州官。次年六月，武臣杜审进任权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同时，赵匡胤任命阎丕为通判，以后大州、府逐渐普遍设置通判，宋初通判地位与州府长官相同，主要是作为朝廷派驻州、府的监察官，以加强皇权。节度使赖以跋扈的主要是依靠军队，乾德三年八月，赵匡胤又“今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将天下精兵编入朝廷禁军，地方只留老弱作为厢军，主要从事州、府杂役，以收节度使的兵权。关于诸道节度使的财政权，“宋朝艺祖（赵匡胤）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马端临的概括道出了赵匡胤设置转运使以收节度使的财政权的用意。其后，又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朝廷，进一步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节度使实际成为顺从朝廷的高级地方官，而厚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最终成为武宫和宰执的荣誉衔。赵匡胤对于后晋割给辽朝的幽州地区，准备采取先赎取，赎取不成则以武力夺取，“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库，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

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赵匡胤自上次未能攻灭北汉以后，改而采取浅攻轻扰，破坏其农业生产以削弱北汉的经济实力，又不断移其民户于宋境以削弱其兵源，以待适当时机攻灭北汉。

开宝九年（976 年）八月，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军进攻北汉，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屡败北汉军。十月，宋军已攻至北汉首都太原城北，北汉很可能即将被消灭。正当赵匡胤踌躇满志地进行着统一战略的部署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 50 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

家室及后裔

赵匡胤初娶贺氏，生燕王赵德昭，后周显德五年（958 年）死，宋朝建立后追册为皇后，谥孝惠。继娶王氏，宋朝建立后册为皇后，乾德元年（963 年）死，谥孝明。又娶宋氏为皇后，太宗时号开宝皇后，至道元年（995 年）死，谥孝章。赵匡胤长子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赵昀为南宋理宗，十世孙赵禥为度宗，恭帝赵㬎、端宗赵昰、末帝赵昺，均为度宗子。赵匡胤少子秦王赵德芳，庶出，母姓氏不详，赵德芳六世孙赵昚为南宋孝宗，孝宗子赵惇为光宗，光宗子赵扩为宁宗。

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然而，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是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

太宗赵光义

太宗赵光义(976 年～997 年)，太宗本名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讳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在其兄弟中，除去早夭者，太宗排行居中，比太祖小 12 岁，比秦王太宗像赵廷美大 8 岁。22 岁时，参与陈桥兵变，拥立其兄赵匡胤为帝，曾参与太祖统一四方的大业。太祖驾崩，38 岁的赵光义登极为帝，是为太宗，在位共 22 年，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始于后周世宗时的统一事业，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科举取士规模，编纂大型类书，设考课院、审官院，加强对官员的考察与选拔，进一步限制节度使权力，力图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这些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因为急功好利，几次北伐攻辽都受挫，太宗转而执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晚年政治大计循规蹈矩，使宋朝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给宋代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59 岁去世，是宋朝的第二个君主。庙号太宗。

继位之谜

汴京午门石狮开宝九年(976 年)十月十九日夜，宋朝的缔造者太祖忽然驾崩，年仅 50 岁。二十一日，晋王赵光义即位，这就是太宗。太祖英年而逝，太宗继位又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千古之谜。

十九日夜，大雪飞扬，太祖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光义入宫。光义入宫后，太祖屏退左右，与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太祖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光义便告辞出来，太祖解衣就寝。然而，到了凌晨，太祖就驾崩了。得知太祖去世，宋皇后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德芳入宫。然而，王继恩却去开封府请光义，而光义也早已安排精于医术的心腹程德玄在开封府门外等候。程德玄宣称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唤他出来，说是晋王召见，然他出门一看并无人，因担心晋王有病，便前来探视。二人叩门入府去见光义，光义得知召见，却满脸讶异，犹豫不肯前往，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王继恩催促说：“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三人便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光

义在外稍候，自己去通报，程德玄却主张直接进去，不用等候，便与光义闯入殿内。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说：“晋王到了。”宋皇后一见光义，满脸愕然，但她位主中宫，亦晓政事，心知不妙，便哭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是对皇帝的称呼，她这样喊光义，就是承认光义做皇帝了，赵光义也伤心流泪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心。”于是，赵光义便登极为帝。

太祖之死，蹊跷离奇，但太宗抢在德芳之前登极却是事实。太宗的继位也就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疑团，因此，历来便有太宗毒死太祖之说。太祖本人身体健康，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可知太祖是猝死的，而光义似乎知道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府外等候。

太祖不明不白地死后，太宗为了显示其即位的合法性，便抛出了其母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即所谓的“金匮之盟”。杜太后临终之际，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太祖也在场。杜太后问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太后却说：“你想错了，若非周世宗传位幼子，使得主少国疑，你怎能取得天下？你当吸取教训，他日帝位先传光义，光义再传光美，光美传于德昭，如此，则国有长君，乃是社稷之幸。”太祖泣拜接受教训。杜太后便让赵普将遗命写为誓书，藏于金匮之中。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据说太祖每次出征或外出，都让光义留守都城，而对于军国大事光义都参与预谋和决策。太祖曾一度想建都洛阳，群臣相谏，太祖不听，光义亲自陈说其中利害，才使得太祖改变主意。光义曾患病，太祖亲自去探望，还亲手为其烧艾草治病，光义若觉疼痛，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情深，颇令人感动。太祖还对人说：“光义龙行虎步，出生时有异象，将来必定是太平天汴京繁塔子，福德所至，就连我也比不上。”有人便以此推测太祖是准备将皇位传给弟弟光义的。但是，这样的说法难以经得住推敲，无非是后人的臆测而已。因此，太宗继位后首先要采取系列措施来安抚人心，巩固帝位。

太宗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对于此次皇位更替中涉及的关键人物，都做了一番安排。他任命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德昭为节度使和郡王，德芳也封为节度使。太祖和廷美的子女均称为皇子皇女，太祖的三个女儿还封为国公主。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因此获得官位。而一些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或想要处罚的人，太宗都予以赦免。

除此之外，太宗更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实，太宗早在继位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局了。太宗任开封府尹长达 15 年之久，正是韬光养晦之时，他在此期间组织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 60 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太宗都着意加以结纳。这两人都与太宗关系密切，在太宗继位后都升了官。太宗继位后，其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此外，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便于控制。

不过，太宗改变太祖朝政局的最重要的措施当是扩大科举的取士人数，他在位时期，第一次科举就比太祖时代最多的数字猛增了两倍多。科举使不少有才华之人都有机会入仕，况且太宗朝取士多，而一旦被录取，士子们便青云直上，这些“天子门生”出任各种职务，无疑对太宗心存感激，心甘情愿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即使当时朝野内外对太宗的继位有诸多非议，太宗也能够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整个朝廷逐渐变成服从自己的机构，而“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则成为了后人永远猜不透解不开的谜团。

晋阳城被毁灭了，但太原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没有改变，宋辽高梁河战役不久，北宋名将潘美被任命为三交都部署，肩负起了抵御契丹的职责，而刚刚归宋的杨业，因为老于边事而被任

命为潘美的副将。当年潘美与杨业驻屯的三交寨，就在今天太原城北五里的古城村。公元982年，也就是火烧晋阳三年之后，出于国防的需要，宋太宗命潘美在晋阳故城东北三十里汾河对岸的唐明镇新建城池。当年仅有一条小街的唐明镇，位于今天太原市西羊市街的大关帝庙一带，大南门的唐明饭店即得名于此。宋代太原城的大体位置，南到今迎泽大街北侧，北到今后小河一带，西到今新建路东侧，东到今柳巷一带，这座没有包砖的土城周长不过十一里，只有四座城门，当年周长四十二里共开二十四道城门的晋阳城此时已成为后人梦中再也难以触摸的海市蜃楼。城池建成后，心有余悸的统治者不愿再看到“太原”、“晋阳”这样的名称，而代之以“紧州军事”，直到七十七年之后，才恢复了太原府的建制。在太原恢复旧称之前，并州州治和阳曲县治先后迁入了这座新城，民间因此有“宋前太原、晋阳一座城，宋后太原、阳曲一座城”的说法。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太原城，则是一千年河西，一千年河东。潘美在建设新城的时候，为了破坏太原风水，消除太原王气，取谐音以“钉”死太原龙脉，只修丁字街而不修十字街。对此，有人也做过善意的解释，说丁字街对阻遏契丹骑兵的驰骋极为有效，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是抵御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城防有失，守军的斗志与士气也随之崩溃，激烈的巷战只能是殉道者为壮烈结局而尽的最后努力，相对于战局已经毫无意义，所以，丁字街，只能是赵宋王朝愚昧与狭隘的表现。到1948年太原战役前夕，阎锡山军队在城中修筑巷战工事时，统计市区内仍有大小丁字街三百六十四条。直到今天，太原旧城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在城建规划中难以修复的错误，而近年来为了消除丁字街实施的交通改造工程，也因此都被冠以“打通”工程。赵光义处心积虑地防备着太原，但他不曾想到，太原却在此后的战争中坚强地护卫着宋室江山，更令赵光义的后代们痛悔的是，如果没有毁掉晋阳，靖康之耻完全可能避免，北宋的历史也将随之改写。

传位难题

不管太宗如何在文治武功上谋求超越太祖的地位，但终太宗一朝，却始终无法摆脱太祖的阴影。太宗继位之后，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此后的皇位继承。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廷美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由廷美传回太祖之子德昭。这是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自古帝王传承多为父死子继，太宗也不例外。为此，太宗绞尽脑汁，力图一一排除传子过程中的障碍，走过了一段充满风波曲折的历程。

所谓的金匮之盟可能是太宗、赵普捏造出来的，虽然一时能掩人耳目，但最终限制了太宗传子的愿望。这还得靠太宗和赵普自己解开这道难题。在此过程中，太宗逼死弟弟和侄儿，逼疯长子，其间的无奈、痛苦也许他再也不愿重受一遍。

赵普在太宗定储一事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太宗曾以传国之事询问赵普的意见。赵普一生读书不多，但好读《论语》，并从中学到一些治国之道。他曾对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指《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因此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于世。

赵普在太祖时代以佐命元臣之身份在中枢机构执政达10年之久，与太祖私交甚好，被其视为左右手。太祖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制定统一战略等事上，赵普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赵普的权势甚至一度在晋王光义之上。他还反对过太祖传位晋王光义的意图。因此，他与太宗的关系极为微妙。

太宗继位后，赵普的地位已远远不及太祖时代，颇受压抑和冷漠。太宗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对赵普这样的太祖旧臣自然心存猜忌，何况两人还曾是政敌呢。然而，赵普是开国元勋，太宗要安抚人心，自然需要利用这样的元老重臣装点门面，所以对赵普在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赵普沉浮宦海几十年，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在身家性命随时有危险的情况下，政治态度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于是，当太宗向他询问传任廷美之事时，赵普心知太宗心意，便说：“自古帝王传位乃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这句话大获太宗赏识，坚定了太宗传子的信心。此后，赵普在太宗传位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太祖去世后，还留有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太宗继位之初，德昭封为节度使和郡王。太宗征辽时，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赵德昭像，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便很久不行此前平定北汉之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德昭所处地位本就微妙，而叔父那番话分明又是怀疑他有夺位之心，日后难全其身，又思及父母早亡，兄弟二人不得保，满腹心事竟无处诉说，顿生短念，回来后便自刎身亡。太宗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悔，赶过来抱尸痛哭：“痴儿何至此邪！”下令厚葬，追封魏王。德昭死时年仅 29 岁。两年以后，德芳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 23 岁。于是，太宗皇位继承的两大“隐患”被消除了。

德昭兄弟死后，对皇位能构成威胁的就只剩下秦王廷美了。太宗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廷美下手，但只有除掉其弟，才能保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太宗此次又想到了赵普。赵普曾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而深受太宗信任，自然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做。

赵普的政敌卢多逊为人机警，知道太祖喜欢读书，经常到史馆来取书，就让小吏每次都查看太祖所取何书，于是赵廷美像通宵阅读此书。等到第二天召对时，太祖问起大臣们书中的事情，只有卢多逊一个人应答如流，以此获得太祖赏识，拜为宰相。他跟赵普一直不和，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赵普坏话，而赵普本人也因专权、贪财为很多大臣所忌，并被人抓住把柄，结果赵普被罢相。当时有人跟太祖反映赵普非议皇弟光义，估计这也是卢多逊干的。赵普上表自诉说：“皇弟忠孝，我怎么能够轻议。这是外人的离间之词，何况当初太后临终前的遗命我亲目所见，并作了记录呢。希望陛下明察。”太祖将赵普的上表一并藏在金匮里。太宗初年，赵普受到冷落，卢多逊怕他复起，就跟太宗说赵普当初反对太祖传位给他。

过了几年，太宗为晋王时的旧僚揭发秦王廷美阴谋造反。太宗将信将疑，就问赵普的看法。这给了赵普表白的机会。关于秦王廷美，赵普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次赵普趁机说自己为权奸(当然是指卢多逊了)所害，并详细说起杜太后的金匮之盟以及自己的上表等事。这下，太宗感觉到赵普原来是自己的大忠臣，于是对赵普加官晋爵。但不多久，太宗君臣都意识到了金匮之盟所存在的隐患。赵普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的话一出口，就已经决定了廷美的结局。

没多久，赵普就查到了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廷美之事。赵普毫不客气地捅给皇帝，说卢多逊盼太宗早日晏驾，就好尽力侍奉廷美，廷美表示满意，还送卢多逊弓箭等物。太宗大怒，借题发挥，严惩卢多逊及其同党。大臣王溥等 74 人联名上奏卢多逊及廷美怨望诅咒，大逆不道，宜正刑章。卢多逊被削夺官爵，其同党不少被处死；廷美勒归私第，其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

赵普借卢多逊交通秦王案，既打击了政敌卢多逊，又讨好了太宗，一箭双雕。但廷美的悲惨命运还没到头。赵普更进一步，他挑唆开封知府李符落井下石，上言说廷美不思改过，反多怨望。于是，廷美被降为涪陵县公，安置到房州。太宗命人严加监管。廷美气愤难平，两年后便死在房州，年仅 38 岁。顺便提及的是，李符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赵普怕他泄漏秘密，后来找了一个别的茬儿，将他贬到地方做了一个小官。廷美死后，太宗对外称廷美乃是乳母陈国夫人耿氏的儿子，并非杜太后所生，这样就彻底地将廷美排除在皇位继承系统之外。当时，杜太后早已去世，太宗兄弟也只剩下他一人，太宗所言无人能够反驳。因此，廷美到底是谁的儿子，恐怕也只有太宗自己最清楚了。

太宗对皇位继承人的挑选却并非一帆风顺，也颇多曲折。太宗长子元佐自幼聪明机警，长得又像太宗，颇为太宗喜欢。元佐有武艺，善骑射，还曾经随太宗出征过太原、幽蓟。

太宗迫害廷美时，元佐颇为不满，力加营救，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廷美死于房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元佐得知此事，悲愤成疾，竟然发狂。左右仆从若有小错，元佐即以刀棒伤人。太宗命太医治理，才稍有好转。然而，雍熙二年(985 年)重阳节，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宫苑中设宴饮酒作乐，因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陈王元佑去看望元佐。元佐得知设宴一事，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忿气难平，一个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了一把火焚烧宫院。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太宗得知后，猜想可能是元佐所为，便命人查问，元佐具实以对。太宗怒不可遏，欲绝父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元佐被废为庶人。有人说元佐是在装狂，以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和对皇位的拒绝。

太宗去世后，其妻李皇后曾打算立元佐为帝，但元佐并不知情，所以未受牵连。元佐的同母弟真宗即位后对元佐很好，努力帮他治病，只是元佐在其弟做了皇帝后，终身未见他。元佐死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 年)，享年 62 岁。在真宗即位后，元佐竟能安享富贵达 30 年之久，真是幸运。

在元佐焚宫这件事中，有一特殊人物，即陈王元佑。宴会后，元佑去元佐府中，不知说了什么竟惹得元佐纵火焚宫，而后太宗认为元佐宫中起火并非偶然，决意废元佐为庶人，元佑是否对太宗说过什么，也难以查明。雍熙三年七月，元佑改名元僖，并封开封尹兼侍中，成了准皇储。

同年，雍熙北伐失利。赵普上《谏雍熙北伐》奏疏，颇得太宗嘉赏。后来，元僖也上疏论及伐辽之事，为太宗采纳。太宗、元僖和赵普在处理对辽事宜方面有了很多的共识。元僖见太宗优待赵普，便与赵普交好，更是上疏建议太宗重新任用赵普为相。端拱元年(988 年)，赵普第三次为相，威权一时又振。竭力支持和拉拢赵普的陈王元僖也晋封许王，更加巩固了皇储地位。赵普罢相后，元僖又与另一位宰相吕蒙正关系密切。

然而，事不如人愿。淳化三年(992 年)十一月，元僖早朝回府，便觉得身体不适，不久便去世了。太宗极为悲伤，罢朝五日，赠皇太子，并写下《思亡子诗》。元僖之死，据传是其侍妾张氏下毒所致。元僖不喜正妻李氏，宠爱张氏。张氏欲下毒毒杀李夫人，但误毒死元僖。张氏恃宠骄横，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棰死者，但元僖并不知情。张氏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太宗后来探知其事，大怒，遣使按问。张氏自缢身亡，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其父母坟墓亦被毁去。太宗又下诏停止元僖的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元僖本得太宗喜爱，又与宰相交好，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太宗所厌。元佐被废，元僖暴死，储位空缺，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这是个敏感问题，太宗正为此心烦，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没有人敢议论继承问题。不过，太宗本人被箭伤所扰，也知该早立储君，便就此私下询问寇准。在寇准的支持下，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

太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师之人见到太子都欢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皇帝尚在世，太子如此深得人心，自然为皇帝所忌，有哪个皇帝不想权力为自己所操控呢？况且早在安史之乱中，　遥拜唐玄宗为太上皇而自立为帝，尤其是五代以来，子侄逼宫之事更是史不绝书，因此，太宗心中自然不痛快。幸得寇准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

随着病情加重，太宗又开始设法保住太子皇位。在此情况下，大臣吕端被推到了风浪之颠。吕端为相时已 61 岁，担任宰相前，他在地方和中央都做过官。吕端为人稳重、镇静，又信奉黄老思想，这与太宗晚年所持清静无为的政治信仰相符合，因此，吕端颇得太宗赏识。据说在重用吕端之前，太宗曾写过《钓鱼诗》，诗云："欲饵金钩深未达，碡溪须问钓鱼人。"这是太宗以周文王自诩，而将吕端比做姜太公。当时，曾有人反对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果然不负所托。至道三年(997 年)三月，太宗驾崩，李皇后与宦官王继恩等人企图撇开太子赵恒，另立元佐为帝，幸得吕端处置得当，

才得以保证赵恒登基为帝，便是后来的真宗。太宗的去世，标志着宋朝开创局面的结束，守成时代的到来。

刘娥

刘娥约生于北宋太祖开宝元年（968 年），祖籍太原，祖父刘延庆在五代十国的后晋、后汉时任右骁卫大将军（后晋高祖石敬瑭起兵于太原南，而后汉则建都太原）。后汉只有短短不到四年的寿命，便于公元 951 年正月初五“禅”给了重臣郭威，公元 960 年，后周大将赵匡胤便将“禅让”又依葫芦画了一次瓢，建立了宋朝。进入宋王朝之后，刘延庆去世了，他的儿子刘通则做了禁军军官，并随后以军功升至虎捷都指挥使，领嘉州刺史。嘉州即今四川乐山，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刘家迁到了四川，做了成都华阳人。

据说当年刘通的妻子庞氏做了一个梦，梦见一轮明月入怀，不久便发现怀上了身孕，生下了次女刘娥。然而这个梦月而生的女孩命运似乎并不好，出生不久刘通便奉命出征，谁料就此一去不还，阵亡了。刘通没有儿子继承家业，家道中落，庞氏只得带着襁褓中的幼女寄居娘家。

按说庞氏作为刺史夫人，怎么也该带些财产回娘家才是。然而不知是刘通生前未曾敛财，还是庞家本身穷困，把寡妇女儿当成冤大头将财产弄了个干净，总之，刘娥在外祖父家过得并不好，虽然读书识字却不曾享受过千金小姐的生活，倒是学会了一手击鼗的谋生技艺，善说鼓儿词。

庞家对这个寄居的外孙女儿的态度，不过是吃碗饭养条命而已，刘娥刚刚长成，庞家便迫不及待地甩包袱，将年仅十三四岁的刘娥嫁给了一个名叫龚美的青年银匠。龚美有心想要外出谋生，不久又带着刘娥离开了四川，来到了京城开封。龚美的银匠手艺和为人处世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到开封后不久，他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名叫张耆的，这张耆在襄王府里当差，是俗话说的“豪仆”一类人物，龚美格外用心与他结交，关系尤其亲密。襄王正是未来的宋真宗赵桓，此时他的名字还叫赵元侃，尚未被册定为太子，年仅 16 岁。

赵桓当时尚未婚配，还是懵懂少年，不知从哪里听人说蜀地女子才貌双全，自己也不禁胡思乱想起来，便向自己的随从暗授机宜，让他们帮自己暗暗物色一名蜀姬。

此时的刘娥，既为银匠之妻，为谋生计，自然也要抛头露面击鼗挣钱，美色广为人所知。很快就被赵桓的随从们打听到了。听说是王府选姬，龚美自然不愿放弃，为了能让刘娥入王府，他自称是刘娥的表哥。于是刘娥便在 15 岁这年来到了赵桓的身边。刘娥不但天生丽质，而且聪明伶俐，与少年王爷正是年貌相当，很快就如胶似漆。然而这对少年男女的痴情看在赵桓乳母秦国夫人的眼里，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秦国夫人秉性严谨，而宋朝的士大夫们对出身十分看重，这也肯定要影响秦国夫人的审美观。对于少年赵桓来说，刘娥找不出一处缺点，可是看在中年妇女秦国夫人眼里，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她肯定不反对赵桓纳妾宠姬，但刘娥可不符合她的要求。因为刘娥出身低贱、来历不明。

秦国夫人用自己的理解能力将刘娥反反复复地打量考究之后，自然不免向自己一手抱大的养子发些牢骚。谁知平常对乳母千依百顺的小王爷这次却一反常态，对乳母的话置若罔闻，于是秦国夫人终于忍无可忍，一家伙就把状告到了皇帝那里。宋太宗听说儿子年纪小小便“溺于女色”，立即大怒，将赵桓召到面前来训了一顿，让他立即把来历不明的刘娥逐出王府。

不久，17 岁的赵桓被封为韩王，依父命迎娶了他的第一个正式妻子：忠武军节度潘美的八女儿。16 岁的潘氏受封为莒国夫人。刘娥被赶出了王府，赵桓娶了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嫡妻。这两桩事体足以令秦国夫人心花怒放。然而大出她和宋太宗预料的是，刘娥并没有离开赵桓。赵桓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把心爱的刘娥送出王府，但是他可不愿让刘娥改嫁，而是偷偷地将她藏在了王宫指挥使张耆家里。往后的日子里，赵桓的王爵以次升迁，所负担的职务也越来越繁冗，然而只有要机会，他就想方设法地要去张耆家里和刘娥相聚。

这样的偷偷摸摸备受折磨的日子，赵桓和刘娥一共过了十五年。当终于能够再见天日的时候，刘娥已经 30 岁了。

宋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癸巳日，59 岁的宋太宗赵光义病逝，遗诏传位于已立为太子两年的赵桓。在宫闱变幻一系列的意外中，赵桓当上了皇帝，他总算可以明正言顺地把自己至爱的刘娥接到自己身边来了。不过，宋真宗并不是一个惑于儿女私情的糊涂皇帝。总的来说，他算是一个重情更重义的男人。此时他已 30 岁，对自己该尽的责任和义务非常明了。当初赵桓和刘娥被迫分居两地之后，奉父母之命迎娶了潘氏。潘氏作为韩王妃受封为莒国夫人。可惜的是潘氏命不好，结婚才六年就早逝了，死时她年仅 22 岁，也没有为赵桓留下孩子。潘氏去世两年后，太宗又为已升为襄王的赵桓选择了继弦妻子：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时年 17 岁的郭氏受封为鲁国夫人，不久又晋封秦国夫人。虽然潘氏和郭氏都不是赵桓自己选择的妻子，但是她们都克尽了为妻内助之责，而常言道日久生情，赵桓这个多情种子也对与她们的夫妻情份难以忘怀。赵桓是三月即位为帝的，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册立继室郭氏为皇后，一个月后又追封已去世八年的潘氏为“庄怀皇后”。当然他更没有忘记守侯了十五年之久的蜀姬刘娥，很快也将刘娥接回了皇宫，封为“美人”，总算一偿多年宿愿。做这样一个多情皇帝的女人，到底是喜是愁？无论如何，这对于在张耆家苦熬十五年的刘娥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

自从到张府，刘娥和赵桓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对于赵桓来说，虽然相思难耐，却好歹是个王爷，而且娇妻美妾成群；而对于刘娥来说，咫尺千里地揣想赵桓的几度新婚之喜，面对自己年华渐老妾身未明的畏惧，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折磨。她只能寄希望于赵桓不会欺骗自己。而她总算等到了这一天。而更大的安慰是，虽然离最初相见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赵桓对刘娥依然一如既往，虽然做为皇帝后宫美女无数，他仍然给予人到中年的刘娥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的待遇。

此时的刘娥，已经完全长成。住在张府时，为了排遣内心孤寂忧愁，（也不排除是为了让赵桓觉得自己并不输给出身名门的正式妻妾），刘娥博览群书、研习书画棋乐，早已是才华出众。走进开封皇宫的“刘美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敲小鼓的川妹子了。入宫后，刘娥眼看其它宫妃都有父母兄弟，自己却是孤身一人，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于是她便向真宗提出请求，让自己的“表兄”龚美改姓刘，做自己的兄长，传继刘家的烟火。实际上，早在刘娥初遇赵桓的时候，龚美便跟着“表妹”也进了王府，并以谨慎勤力成为赵桓的亲信。因此刘娥一提这个要求，真宗就立刻答应了，并且给“刘美”安排了正式的官职。当年的小银匠龚美，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有成为皇亲国戚的一天。而宋真宗对于龚美和刘娥之间的关系，真的从来都没有过一点猜测吗？毕竟一个 20 多岁的“表哥”带着 15 岁的“表妹”离乡千里，在古代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想不通这一对君臣之间，是个什么光景。然而刘美对宋真宗赵桓，确实是忠心耿耿的，甚至可以说，他只对真宗效忠。刘美任官，既不阿附于权臣，对部属也关心备至，出任在外时他的随从兵卒，都按省籍定时轮换，从不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相比某些牛叉哄哄的士大夫官员，出身卑贱身份微妙的刘美更无愧于宋真宗的信任。景德元年（1004 年）的正月，36 岁的刘娥正式得到了“美人”的封号，就在同一天，真宗另一名出于藩邸的姬妾杨氏受封为“才人”。然而这段时间真宗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在头一年，郭皇后为他生的皇子赵祐夭折了，他是真宗最心爱的儿子。更令真宗伤心的事接踵而至——九岁的赵祐刚死半个月，出生刚两个月的另一名皇子也夭折了。真宗的后妃前后为他生的五个儿子居然一个也没能活过十岁，宋真宗年将四旬，忽然间膝下荒凉，不禁悲从中来。为了聊以自慰，也为了以防万一，他只得选择宗室幼童养在身边。

景德四年正月，赵恒率后妃宗室往西京朝陵。他不但祭扫了祖父母、伯父母、父母，也祭扫了早死的第一任妻子潘氏。同样，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堂兄弟和儿子们，都一一祭奠。

然而这一次的朝陵，却再一次触动了郭皇后的哀思。返回开封后不久，她就一病不起，

很快就在四月十六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仅 31 岁，谥庄穆。对于品行出众、贤惠宽仁的皇后早逝，赵恒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都郁郁寡欢，直到秋天仍然对宴乐毫无兴趣。郭皇后终于摆脱了无休无止的丧子之痛，赵恒却再一次成了鳏夫。丧妻失子，国事兵事又没有平静的时候，宰相王旦当面指摘宋真宗治下的王朝不是“圣朝承平”；王钦若为了打击寇准，又说宋真宗御驾亲征的“澶渊之盟”只是被寇准利用而已，这果然达到了离间真宗与寇准的目的，但是更将宋真宗的面子和信心弄得渣都没得剩。宋真宗日子很不好过，急于弄点什么表明自己的能力，于是王钦若适时地加以引导，真宗便转而相信起了祥兆瑞梦，沉湎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天书”“神梦”中不能自拔。连年号都改成了“大中祥符”。

上好则下效，几年间举国上下共谱“天书奇谈”，瑞芝仙草一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光是王钦若一次过就进献了八千株之多，从前史书上记载的仙芝都是“偶现”于世，到这里却达到了开铺子都怕积压的程度。天书奇谈发展到后来，就连一代名相寇准都被套了进去，他在被贬出京之后，和地方官创造出了又一起天书祥瑞，获得了重新起用为宰相的机会。这一场天书奇谈，搞得整个国家乌七八糟，士大夫们没了道德准则，老百姓们都晕头转向。直到十几年后才算完事大吉。不过，这个“大中祥符”和“天书祥瑞”，能够使真宗如此自打麻药自陶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重新找回的“圣明”信心，后宫也再次给真宗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又一名皇子降生了。真宗终于又有了亲生儿子，不必以宗室之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了。

这名降生人世的皇子，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宋仁宗赵祯。他出自刘娥侍女李氏的腹中，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只认刘娥为母亲。

李侍女是杭州人，出身卑微，生性寡言沉静，入宫后便做了刘娥宫中的侍儿，偶尔也为真宗侍寝。大中祥符元年的一天，李侍女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有一个赤脚羽衣的仙人从天而降，还说是来给她做儿子的。醒后她将这个梦说了出来，顿时使真宗和刘娥都喜上眉梢。

真宗之喜自不必说，刘娥之喜更有缘由：真宗多年来对她始终一往情深，郭氏去世后，真宗一直想要将刘娥册为皇后，可是刘娥出身卑微又没有子女，士大夫们都坚决反对，要求真宗册立 14 岁的沈氏为皇后。沈氏是大中祥符元年才入宫的，虽然年幼却出身高贵，是宰相沈伦的孙女。

进谏的群臣可算是弄不明白行情。当年赵恒做为小皇子，迫于皇帝老爹的压力，尚且要打些埋伏，如今他已经身为皇帝，怎么还受得了这起大臣们又拿“出身论”来难为自己。大臣们越是叨叨，他越是下定决心非要册立刘娥为皇后不可。然而真宗也知道，刘娥这时已经年过四十，几乎是没有了生育的指望，既无子又无背景，要立皇后谈何容易，于是他干脆让皇后之位空缺，闭口不谈立后之事。——如今刘娥的贴身侍女居然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孕儿之梦，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借腹生子”的妙计立刻就跳了出来。

此后不久，李侍女果然怀上了身孕。真宗闻讯大喜，闲暇游赏之时总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有一天，李氏在随真宗登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高台。李氏心中不喜，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待侍从将钗呈上一看，果然没有任何损伤，真宗不禁心花怒放。

大中祥符二年（1010 年）四月十四日，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一堕地，李氏做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也宣告终了——真宗早已向世人宣布刘娥有孕，并且早在孩子出生前三个月便晋封刘娥为“修仪”了（杨氏晋封为婕妤）。现在这个男孩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到了刘修仪的名下。不过刘娥也并没有亲自抚养这个儿子，而是将赵祯交给了杨婕妤照料。这位杨婕妤，是刘娥的成都同乡，比真宗和刘娥小 16 岁。她生性机敏通达，与刘娥亲如姊妹。真宗爱的既是刘娥，自然也对这位顺从刘娥的妃子好感倍增，因此凡逢晋封刘娥，也就都少不了杨氏的一份。这夫妻三人之间，可谓毫无芥蒂，相互间都十分信任。年过四十的刘娥在养育孩子方面，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出头的杨氏，因此她毫无顾虑地将孩子交到了杨氏的怀中，

让这位比自己年青的妹妹代行哺育之职。在这样的安排下，乳名受益的赵桢成了真宗与刘娥、杨氏的儿子，真正亲生孩儿的李氏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不过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真宗和刘娥表现得要有人情味得多。或许出于愧疚，真宗此后仍然频频召见李氏，而刘娥也默许了真宗的举动。不久，李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晋封才人，正式进入妃嫔行列。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小公主象她的五位异母哥哥一样，很早就夭折了。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女儿的夭折，使李氏再一次自认“命薄”，没有做“皇子母”“公主母”的福份，她选择了沉默。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对自己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的事情表示丝毫的不满，没有做过或者试图做过任何想让赵桢知道真相的举动——也许是出于对真宗和刘娥地位权力的畏惧，但也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无福会影响孩子的福份。对于一个活在“天命祥瑞”之下，没有什么学识的女人，只怕后者起的作用更大。儿女频频夭折，对做父亲的真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和众多妃嫔们，似乎都没有为人父母的“好命”，因此当后宫随后又为他生下一个公主之后，他立即将这最后一个孩子舍入道观，出家为女道士——这位公主果然顺利地长大成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后宫无福为母的说法。于是终真宗和刘娥的一生，这位小皇女都没有被晋封为公主，直到赵桢即位为帝，她才受封为“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归养刘娥的赵桢，便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了真宗唯一的孩子。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

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书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 44 岁了。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钱惟演和丁谓为首：赵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

的一天。

天禧四年（1020 年）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一时间丁谓一派势力大盛。同年六月，朝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事情的起于宰相寇准。寇准无疑算是中国比较廉洁而有才干的宰相，但是自当年被贬相复相以来，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大涨。这从天禧年间，他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天书”、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身为太子太傅，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

寇准回到家中，立刻找来当初拒绝草拟立后诏书的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起草太子监国诏书，并承诺：一旦罢免丁谓成功，就让杨亿顶上丁谓的肥缺。

杨亿这头关门拟诏，那头眼看成功在望的寇准心情大好，不免多喝了几杯，兴奋之下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计划泄漏了出来。而这番酒后的言语几乎是立刻就被丁谓知道了——明摆着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这样的大事在前，杨亿都知道关门谢客，他居然还忍不住酒瘾，没福啊没福。丁谓得知这样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而真宗病中记性奇差，更有可能他对周怀政所说的本来就是没成算的事，因此他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对寇准说过的话，立即同意了丁谓的主张。几杯老酒，断送了寇准的锦绣前程，他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其实说起来，真宗当年的太子之位，还有寇准在太宗面前力保之功，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胆有识，是第一等的人物，可是水至清则无鱼，他并没有宰相容人的气量，更过于豪侈狂放，这桩大事就这样砸在了他手上。

再者，寇准与皇帝身边的太监结交得如此之深，又急于让太子监国，更是严重地触犯了真宗的“皇权”大忌，就算他出发点再高尚，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真宗是病得昏了头，寇准是喝酒昏了头，也是怪不得事情会急转直下了。周怀政眼见事情不妙，怕自己被追究，居然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废皇后刘娥、奉真宗赵恒为太上皇，逼其禅位于太子赵桢，召寇准复相。

然而周怀政找错了合作伙伴，反被平日的好友杨崇勋、杨怀吉向丁谓告发了。丁谓立即换上便衣乘着妇人的车辆连夜联络党羽，次日便禀报了真宗。同时，当初寇准与朱能伪造“天书”一事也被丁谓揭发。真宗勃然大怒，恨不能立即要了寇准的命，幸亏李迪从中周旋，最后仅将他贬为相州知州，不过丁谓又擅改旨意，一个月后寇准便成了道州司马。为官做宰之人，权力倾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用夺取来的权力为百姓为国家效力。不幸的是，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寇准，更称得起忧国忧民，而取得胜利的丁谓，却是完全不可与寇准同日而语。而真宗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彻底地病糊涂了，已经到了言语错乱的程度。寇准远谪很久之后，他忽然对左右发问：“我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